

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金耀基

朋友們：

USC 團聚研討會是中心成立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活動，也應該說是中國研究領域的盛事，與會者的名單簡直就是中國研究專家人名錄。我很榮幸在此代表中文大學歡迎眾位貴賓。

香港中文大學創建於 1963 年，同一年大學服務中心在香港成立。兩間那時看來毫不相關的機構，卻由冥冥之中的主宰將他們拴在一起。中大建校的宗旨是“結合傳統與現代，融會中國與西方”。我們在 Lucian Pye 教授的回憶中看到，將 USC 設在香港其實相當偶然。偶然中有其必然，USC 是由希望了解中國的西方學者催生。就像兩位同道者最後相遇，1988 年秋，24 年後，中心成為中文大學的一部份。中大與西方的學術交流，從此多了一條紐帶。中心的同事以“香港速度”完成圖書資料的搬遷、安放，迎來了那個著名的春天去不了大陸、改道而來的一批西方學者。誰又知道這是否僅僅是巧合？半世紀以來，中國研究經歷了幾次大變故。在 80 年代以前，中國大陸是塊“外人不得入內”的私家重地，研究者要像偵探，拿望遠鏡去窺查真象。學者們在亞皆老街 155 號小樓中，苦讀鐵幕後飄出的一點點資料，揣摩人民日報字裏行間的意思；訪問大陸來的難民、移民。此情此景，今日道來，恍如隔世。按 80 年代初 Lynn White 教授作過一份統計，有 200 多本中國研究專著是中心的訪問學者所做。據說早年中心訪問學者

的足球隊還打敗過中大校隊。USC 足球隊員 Teiwes 教授今天也在場，那一批年青學子成了早生華髮的學術權威，今日共襄盛舉，令這次聚會彌足珍貴。

中心重要的一批內地來的合作者之一，文革中游水到香港的麥港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中，揭示了鮮為探究過的現象，即被訪者的社會關懷和使命感對研究的影響。70 至 80 年代研究學者冷靜的分析中，透露出那個嚴峻時代，經歷劫難的中國人的吶喊。這一批受訪者與訪問者的結合，為中國研究留下傳世的篇章。儘管當時研究條件不能與今日相比，許多在老式打字機上敲出來的作品，並不比日後用科學化手段完成的研究遜色，值得這一代學者驕傲。

USC 秉承、發展了這個特殊時期形成的特色，並且將提倡研究為社會服務作為中心的宗旨之一。1996 年以來中心通過大陸學者訪問計劃，在內地物色從事實證研究，並富有知識份子責任感的學者，邀請他們前來做研究和寫作。這些學者來訪的時間雖然不長，但是他們在這裏不僅開拓了視野，而且找到某種“身份認同”。內地學者戲稱 USC 為“黃埔軍校”。在坐有許多這些年來的“新同學”，標誌了中心服務對象的擴大，也意味著中國研究進入新的時期。

中心的圖書收藏由在坐的 Thomas Bernstein 教授 1965 年設定方向，後由具卓識遠見的中心主任 John Dolfin 先生在 16 年間奠定規模，40 年來經過幾代同仁不懈的努力，依仗香港的地利，始而海外基金會，繼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支持，建立起當今世界最為豐富、完善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收藏。中心收藏的第一手研

究資料，例如年鑒、統計年鑒、地方雜誌等，均已超過了國家圖書館。四面八方來的訪問學者使 USC 別具吸引力。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追求的最佳學術研究環境，所指不僅是文獻資料，還有同行間的對話、爭論形成的熱烈學術氣氛。USC 每週的午餐研討會是香港最活躍的中國研究論壇。七、八十年代許多在中心做研究的人都提到，訪問學者間的思想撞擊，使他們在中心的日子多姿多彩，終生難忘。不久前一位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生來信說，她原來只打算來利用這裏的圖書收藏，結果發現中心的優勢遠非僅止於資料，她在此結識了許多人，交了朋友，深受他們的啟發。“濃厚的學術氣氛是中心最寶貴的資產，我從未見到過這樣的地方。”我們深為慶幸中心的又一傳統得以保持。可以說 40 年來中心一貫的服務精神，是一種從為學者服務，到提倡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精神，相信這種精神，是中、西學術機構所共通的價值。最後僅代表我本人和中文大學，歡迎你們及你們的學生今後常來。USC 是全世界中國研究者之家，永遠向大家開放。